

传统音乐研究的国际盛会

——ICTM 第 31 届世界年会综述

司仁仪

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音乐事业统筹处、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及香港演艺学院联合主办的“第 31 届国际传统音乐学年会世界年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准备，于 1991 年 7 月 3 日至 9 日在香港九龙“香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以中国音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为团长，由钱仁康、黄翔鹏等 26 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向大会提交了 24 篇学术论文。会议拟定的大部分专题都有内地学者的论文宣讲，除黄翔鹏教授的主题论文宣讲外，其他内地学者在大会上宣讲的论文题目是（以会议论文宣讲时间先后为序）：吴舛（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琵琶音乐与其社会背景》；冯光钰（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中国保存传统音乐的重要措施》；刘桂腾（丹东市群众艺术馆）的《萨满教与满洲跳神音乐的形成及其流变》；戴嘉枋（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堂乐歌：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容》；梁茂春（中央音乐学院）的《欧洲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周菁葆（新疆艺术研究所）的《中亚摩尼教音乐》；钱仁康（上海音乐学院）的《〈魏氏乐谱〉中五十首歌曲的产生年代》；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的《论〈五弦琵琶谱〉中的时值符号》；李来璋（吉林省集成办公室）的《旦调考辨》；王耀华（福建

师大音乐系）的《略论中国琉球音乐文化之比较研究》；袁静芳（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乐种学〉的开拓与研究》；李民雄（上海音乐学院）的《上海小锣鼓研究》；薛艺兵（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冀中“音乐会”的佛教教门派与民间宗教文化》；刘再生（山东师大艺术系）的《乐失求诸野——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血缘关系》；伍国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白族那马支系的音乐》；周吉（新疆艺术研究所）的《新疆各民族宗教音乐概况》；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藏族三大方言区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下四川〉研究》；樊祖荫（中央音乐学院）的《论中国多声部民歌和音结合的总体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杨久盛（沈阳音乐学院）的《满族民歌新论》；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歌中的曲首》；霍旭初（《新疆艺术》编辑部）的《佛教对丝路音乐的影响与推动》；彭措青绕（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简论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乐论〉》等。

上述内地学者宣讲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会下许多海外学者与内地学者又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接触和交流。

二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简称“ICTM”，前身为“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于 1947 年在英国伦敦

正式成立。1949年该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音理会创办成员之一，并自1987年以来直接隶属于该组织，在50多个国家设有代办处。学会的创会宗旨是：推动各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及城市音乐）的研究、演奏、文献编辑、保存及传播，并在舞蹈方面进行同样的推广工作。该地经常性的出版物包括《传统音乐年鉴》（1949年创办，原名《国际民间音乐学会杂志》）、《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会刊》、《传统音乐汇编》及其它书籍和唱片。该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世界年会，其中1981年的“汉城会议”是该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年会。本次年会是第二次在亚洲的一个地区举行，故为全世界音乐学专家们所关注。

考虑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欧美学者对之日益浓厚的兴趣和对中国学者近期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大会主办者将“中国音乐研究”确立为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另外三个副题是：“香港九龙在中国音乐发展和现代化中的作用”；“宗教在亚洲音乐和舞蹈传统中的作用”；“欧洲音乐在亚洲：吸收与改造”。来自日本、德国、南朝鲜、比利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塞浦路斯、荷兰、瑞士、芬兰、奥地利、瑞典、赞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丹麦、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澳门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余位音乐学家出席了大会。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主席德国斯托克曼（Stockmann）教授、秘书长美国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教授和学会理事会的多数成员到会并主持会议。

7月3日上午，斯托克曼主席在香港文化中心国际会议演讲厅宣布大会开幕并致欢迎词，他认为这次大会在亚洲举行，议题是中国音乐及亚洲音乐，又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参加，其意义不可抵估。接着，会议筹委会主席曹本冶博士（香港）和主办单位钟小铃女士也先后致词，对参加会议的各国和地区的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对大会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会议的组织工作十分严密，学术活动包括全体会议（开幕式、闭幕式及五篇主题论文的宣讲）、专题会议（余90多篇论文宣讲分为22个专题，每日上、下午分别在三个会议室同时举行）、圆桌会议（一次一个专题，由中心发言人互相讨论，听众可以随时参与）和录像资料播放等。

五篇主题论文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的《一个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回乡记》，主要讨论研究民族传统音乐的圈内人与圈内人的问题。所谓“圈内”“圈外”，是指研究者个人是否在某一文化圈中生长？受过这种文化的熏陶？同这种文化有认同感？她谈到：“圈内人”与“圈外人”研究民族传统音乐的目的，对某种音乐的分析方法可能有些不同；对某些音乐文化的变异的看法与态度也可能不一样。接着，她以个人回中国（家乡）考察中的诸多体会对这一命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内地代表黄翔鹏教授的主题论文是《从现存工尺谱中两支曲词的解译，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高文化问题》，他通过自己解释乐谱的体验指出古谱解译并不只是符号的解释，而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恩克蒂亚（加纳籍）教授的论题为《音乐文化选择的形成》，他认为：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内部与外部的压力及其挑战面前，某一社会在其音乐文化与音乐生活中所做出的调整，可能导致其传统的某些方面的改变，或导致某种选择出的新传统的出现。因此，民族音乐学的任务就从解释历史传统延伸到选择甚至创造某一新传统。文章主要以非洲的情况为例讨论了这些并存的传统及文化选择的形式。另外两篇主题论文是奥斯卡·埃尔斯切（Oskar Elscheck）的《乐器与器乐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阿尔玛·丘南贝尔（Alma Kunanbatva）的《传统音乐的真实性和美感·政治影响及观众反应》。

除上述五篇主题论文外，其余论文宣讲涉及的22个专题是：“朝鲜音乐研究”、“音乐的社会问题研究”、“政治、政策与方法论”、“萨

满教音乐与祖先崇拜”、“音乐的分析方法”、“西方音乐在亚洲”、“电脑协助的研究工作”、“伊斯兰教与亚洲音乐”、“中国音乐古谱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大洋洲的音乐与舞蹈”、“在香港地区的中国音乐：历史、现状与未来”“日本音乐研究”、“中国与其邻国的音乐”、“葡萄牙与其它欧洲音乐在亚洲的影响”、“乐器与器乐”、“古琴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国民歌”、“大洋洲的基督教圣咏”、“佛教与亚洲音乐”、“道教与中国音乐”等。

此外，圆桌会议的议题为：“民族音乐学中的圈外人与圈内人问题”、“太平洋地区的华人及其音乐”。

7月9日下午五时半，在简短的闭幕式上，斯托克曼主席、克里斯坦森秘书长、曹本冶博士、荣鸿曾教授（匹兹堡大学音乐系，本届年会学术组主席）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肯定此次大会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巨大成功，并认为中国内地20余位学者赴会对香港会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六时正，在与会者依依话别、互道平安的友好气氛中。为期七天的年会圆满结束。

三

走出香港文化中心会议大厅，站立在具有现代意味的海岸长廊上，中国内地代表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一年多前，当一些音乐杂志刊登“第31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世界年会”决定在香港举行，并欢迎中国内地学者投稿报名的消息时，内地一百多位传统音乐学工作者相继向大会寄出了自己的论文提要，后经大会学术小组认真研究和挑选，三十位内地学者被邀请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因此，每一位来港的内地代表都强烈地意识到：他既要向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与会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他又是在展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在近十年来

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从大会的主要议题的确立到许多代表的发言，都可以说明，由于中国音乐学工作者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收集、整理、研究传统音乐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音乐愈来愈强烈的对国际音乐学家的吸引，自1988年起，英国、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即已陆续举行了多次国际性中国音乐研究会。尽管这些会议在规模、内容对象上无法与本次年会相比，但它们都体现出了中国音乐愈来愈广泛的国际影响，可以说它们都是这次年会的先导。更引人注目的是，本届年会上，不仅台湾、香港及海外华裔学者如赵如兰、荣鸿曾、曹本冶、颜文雄、林萃青、郭存仁、陈守仁、刘长江、王樱芬、卫立、余少华、李秀琴、杨桂香等都提交了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论文，而且一批欧美学者如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施聂姐（Anojnetm kouenhoven）、唐世璋（John thomps）、韦兹朋（Lawrencej, Witzleben）等同行提交的也同样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考察的论文，这足以表明国际音乐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高度重视。在论文宣讲和交流讨论中，中国代表用外语向外国代表介绍有关情况，外国代表用中文讲述他们的观点看法，常常引起与会者会意的笑声，此时严谨的学术研讨同时又显得格外的轻松。显然，共同的兴趣和追求，使与会者之间有了比以往时期都更为广泛、更为和谐的讨论议题。而国外代表热爱中国音乐、刻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执著精神，也感染了中国的代表，使中国代表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会期是有限的，但经过学术交流而建立起来的友谊却是永存的。大会留给人们的首先当然是一篇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但比论文更重要的则是浸润于中外学者心中的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挚爱和理解。